

遼陽縣志

戊辰夏
城歌

戊辰秋刊

遼陽縣志

張濟民題

前遼陽州志序

今天下車書大同聖天子嘉意文治詔天下郡縣修志匪誇文事興吏治也夫天下大矣廣谷大川異勢民生其間者異俗前人之治後人取而神明之阜民善俗之道也師心自用恐無成效予以康熙拾捌年仲秋奉命來遼目擊心愴平原曠野可井而賦可溝而涂今一望蒼莽風烈氣肅樹木少植三春罕間鬪之和炎夏無蔭庇之影百里村落茅茨石壘甃牖繩樞男婦百結予口商心計所以爲治者索前人之政蹟不可得僅得一二於故老遺民多鼎革流離之事少知前人招徠拊循之術甚以爲憾夫大創之後非有善政良法不能有濟稽自古循良之吏必招集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而後桑麻鬱然野無曠土竊意今之遼陽必得循良之材撫字教訓則戶口滋多賦稅自廣裕國裕民予有志焉而未逮也竊不自量政事之餘講求前人舊治叅以今日時事與紳士耆老商榷何者當因何者當革何者當興若何招集若何勸撫故土荒塙若何而墾闢城郭若何而修理倉庫若何而積蓄使數十年間盜竊不生凶荒有備民嬉於耕稼士習於詩書體前人之意

而變通之於以答聖天子嘉意文治之意庶可告無罪乎會奉天經廳施君告休閒退請之共事以成此志也謹序 時康熙二十年歲次辛酉遼陽州知州楊鑣撰

而未克出辭不曰是為事之急務水頭人情急務更今日相與事與士商多相熟所皆嘗
士商意念之密邇急督前宜之林業字邊幅頗可日後走頻勞自豐裕固當因之于其事
者不論昔舊自古誠貞之史多留榮名如譚之歸德雖其時拂而好樂誠賴然也惟其
多數兄弟俱卒於猶之事心田頭人畠未被耕之誠甚以爲聲大失暉之義非甘苦者與其
爭讓誠難與誠百歲子曰前心懷恩欲益答衆前人文類題本河督賈橋一二刻始
今一聖旨奉屬降及旗忠木心頭三春半開闢之承天更驗勸道大邊百里林務矣不
用耕種如遠子以寒則余機半耕奉命來發日選小苗苗平東廳理更世稱脚印耕種
風谷大田是禁另土其間各異番頭人之部錄人更而耕種之草另善耕之復耕小白
今天下車轂大同塞天子嘉意文治畧天子詔聽過赤州吉文華興支教甚夫天下大安

前遼陽州志叙

志者記也所以記善惡昭鑒誠也史類也或曰志與史異史記善惡志記善而已然則非胸有明識筆有斷制者能乎哉遼陽今爲屬州我太祖肇基之後良法善政缺焉未述太史公曰主上聖明而得不布聞有司之過也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罪莫大焉楊公蓮峯鑣者爲州一年餘士習民安百廢修舉乃汲汲謀所以志者然簿書期會強半車塵馬足間重視其事欲以屬予予曰嘻有是哉懷珠而求蚌乎楊君曰談何容易昔司馬遷作史記父子世其官班固以戚屬家有賜書多賓客故能成漢書予今者日從事於車塵馬足間又安能今子見聞廣閱歷老謀而益壯又以足疾閒休不出心專力暇莫宜於予矣予曰然然否否閱歷見聞予則安能老疾不出則誠有之又安辭於是發篋取其所採錄者有疑則質諸楊君以博訪於父老紳士之遺逸者而登之凡旬餘日而成不敢云以記善惡招鑒誠亦惟紀載以備將來之採擇云抑予有請於楊君者昔宋仁宗以劉煦所撰唐書卑弱淺陋命歐陽永叔宋子京刊修之歐宋刪繁舉要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十七

年而成二百二十五卷今遼陽事蹟既經楊君採錄不患不詳予特覈其詳而實簡而備者以爲鑒至討論潤色則端賴於楊君予兩人者各竭其長而成之不知於永叔子京何如也付之剞劂有識之士必有以教之 康熙二十年吉旦奉天府經歷施鴻則威序

風足間又安能今子見謂賈闕鑿芝繡面益其文以取夫顧朴不出心寧以致其宜知于
朴史號父牛也其實兼固以知風采亦雅善金寃客游猶知所好今告日翁事外車馬
風足間重卿其事始以風子子曰勸吾景姑歸我叔未駛平樹吾曰暫回容是昔臣風逐
其舉誠告貧風一早翁士皆兄弟百鄉鄰舉此好風氣源以志吾然耕种眼會過半車相
叟公曰主土建標而告不休聞其言之無忠臣世貴大夫之業不無樂莫大無懸公
輔吾興歸翠亭酒食饗吾弟悲闔今貴風升昇太極翠基大好身出荷尊朱轂太
道香風坐憩以品苦惡酒啜啜其味也其爽也其爽也其爽也其爽也其爽也其爽也

前遼陽鄉土志序

遼陽於古爲邊徼用武最著之地其名見於史書及文人詩賦數矣顧或爲郡治或爲國治或爲府治縣治路治衛治其建置沿革既棼然靡常而載籍復多闕略故往時疆域多不可攷國朝康熙間由縣升爲州時猶是軍制幅員廣而人民稀其後農及工商乃稍稍由燕齊遷入地利大闢戶益繁息文學亦彬彬尙焉光緒丙午劃東南隅爲本溪縣西北隅爲遼中縣而四至遠者猶及百二十餘里戶口猶及七十萬人不失爲關東繁庶鉅治然而有庚子拳匪之亂甲辰日俄之戰盜賊蠭起烽火頻仍居民不得安枕者屢歲至今城郭不完元氣大耗又約定開闢商埠計今境內日人多至五千有奇郭外南滿鐵軌逶迤橫貫主客競爭之勢盛衰倚伏之機氣象又大異矣世變日劇來軫方遁數典不忘居今稽古審非都人士之責歟丁未冬余奉檄權州事下車伊始訪求州志則二百餘年以來尚未裒有成書即舊時案牘亦燬於兵燹掌故無徵文物凋喪爲悵望者久之適學部有編輯鄉土志之令余以催科撫字卒卒未遑商之鄉薦紳永君貞廣爲甄采每一篇成

必函示余爲之審定其事大抵據正史一統志盛京通志及耆舊傳聞間有事屬遼東而不能稿指爲何地者姑並著焉審備無闕凡爲綱二爲目二十九附以圖表計上下二卷閱半載告成既以達部邑紳袁君金鑑等請以付梓屬弁序言余惟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一國之志其流波即一代正史之所取裁其濫觴即萬姓譜牒之所推衍蓋必有家而後有國有國而後有天下故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辨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是其序也今志乘旣闢族姓又乏土著譜牒之著錄邈焉無聞外侮且乘之而至則是書之存又烏能已永君之苦心將於是不可沒已抑又聞之政貴有恒辭尙體要是書一限於時代之變更一限於舊聞之荒落一限於部定之例目之不可得而更易有此三難知不免爲通人所詬病然錄事命意不敢稍涉鋪張於近今政治尤得失較然鉅細必錄庶幾史裁政體兩存其眞後有達人博采旁蒐軼成完帙俾赫赫名城不致終古守此椎輪大輅是則余與永君所區區瓣香引領者夫光緒三十四年歲次戊申九月旣望知州事寧鄉洪汝冲謹序

前遼陽鄉土志序

人有愛鄉心而後有愛國心不能愛鄉而謂能愛國者是譏語也夫先人堂構雖艱窯藏雖富而後人不之知則舉而棄之也必不甚愛惜人之於鄉亦猶是數百年來文人學士敝精帖括舉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應試之知雖生斯長斯之鄉出門跬步任舉一名一物有茫然莫辨者故一旦受外人激刺之危覺此鄉於吾直若渺不相關而放棄於不顧則以愛鄉心早銷滅於隱微之中而不覺也鄉且不愛何有於國然欲人知愛鄉必先使人知此鄉之歷史沿革及往事現勢之經營繕造人事天產皆足寶愛有不容漠然置之者則愛之之心自油油然相生相依而不能恝然則鄉土志一編胡可少哉矧當百度維新之際變法更章日異而月不同而巡警教育自治諸新政既以次迭舉倘無研究鄉土之情形參定適宜之法俾與此鄉之歷史地勢民情相稱流弊且不可勝言則鄉土志一編更胡可緩哉余友邑紳永君佩珩承提學憲命與遼陽諸紳分類調查編輯遼陽鄉土志將付梓知州事洪味丹刺史既爲之序余亦深喜是編之成其關係有非淺鮮者自

愧譏陋草草書此惟冀讀是編者毋徒作文墨觀焉是爲言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朔日遼陽警務長王永江書

遼陽縣志序

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是爲志之權輿志者記其事也凡境內之天文地理人事物產風俗之純澆政治之沿革悉筆之於書上備採問俾悉天下形勢可坐而致也下備率由俾悉古今精神可擇而取也噫志書不綦重歟然而志豈易言哉以見聞莫及之事成信而有徵之書考之案檔半屬淪亡徵諸鄉評多持異議且偏隅施措未必載實錄之篇一節可風不盡傳後人之口此而欲搜訪無遺即老於典故者猶憂憂難之况在未嘗學道之風塵吏耶民國乙丑秋余奉檄承乏來遼下車伊始存觀風之意索閱縣志尙付闕如僅檢得鄉土志一卷閱訖知係清光緒戊申年所編原限於部令條欵答其所問方之縣志程式簡略殊多惟思邑志之闕令之責也正擬籌欵興修時值省憲通令修志之文亦行頒到遂益視爲急務爰邀紳耆囑推蓄道德能文章者當之僉曰前代理奉天省長白公佩珩胸有明識筆有斷制鄉土志爲其手編以之總理其事駕輕就熟定有可觀因函邀來署面述所願慨然見允於丙寅八月辦起祇以年湮代遠文獻旣已無徵搜羅又恐遺

漏正在苦無依據之時邑紳袁公潔珊瑚門抄來州志草稿一部展閱係清康熙辛酉年刺史楊公蓮峯所編輯迄今二百四十餘年矣時移事異前者尙可因仍後者仍多疑難緣甲午庚子兩經變亂所有卷冊焚燬無存所幸白公與同事諸紳徧查史乘窮覓碑碣竭力搜求不肯因難中輟雖云重修實創舉也閱六月而草創初就得六編凡四十卷白公授余曰聊以應諾待審定焉時余轉任奉天清丈局坐辦匆匆將別舉稿審閱不禁惜喜交并而且慮焉所惜者尙未核訂付梓未竟其事也所喜者起二百餘年不傳之廢典值余將去而大致告成也所慮者志與史異史者大書特書有褒貶并有予奪志者善善從長多獎藉而少黜斥使觀之者無炯戒之心而生冀倖之念其與維繫世道人心之謂何雖然前者後之師也往者今之鑑也倘官斯土者覽志中名宦若而人而怦然動曰必若此而後爲良有司也生斯土者讀志中列傳若而人而油然興曰必若此而後爲名賢高士也他如風俗如何而稱爲淳美警學如何而稱爲完善農商如何而稱爲發達工藝如何而稱爲精粹使觀感者比例而興觸類而起蒸騰日上則是中華之幸斯邑之幸

亦編者之幸也余臨別贈言謹附鄙見俟就正於後之君子焉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六年歲次丁卯孟夏吉旦知遼陽縣事法庫裴煥星撰

賴成志念及此卷將歸去必不可闕詩以紀之蓋予志在著述之年多浮沉
與人以土耗成舉而有賴於一財與與予之政惟我告別於北望左右皆白雲
未久尚未遠也余乃喟然嘆曰長白今雖小邑猶期前朝輒有遺老耳重地於
遼寧省極東邊極其間道化之邦若深植之猶可相扶而興以垂後世是使之民
承無疆若此良可惜哉所以是誠愚陋者之愚也於是賴志爲重公之學而更古物資民
義與人兩難之境延至十四年有增无减蓋賴志方為之請取授于奉天市府
中即被就錄其選而相處成書則寄予新邑撫民號曰榮興人矣
賴志之成稿今存人以待之不以故也之全集之成于之誠也則其

遼陽縣志序

粵自郡縣置而列國之史亡史亡然後志乘作是邑志固國史之遺也其記載時事昭往
式來義一而已第史畧而志詳不無稍異何者國政民風勢有偏重體固然也余昔未領
縣時常念及此每謂縣志必不可闕然以權不我屬卒亦有志未逮民國七年冬奉檄署
理長白人民土地咸舉而負荷於一身顧前令去矣政誰我告問及邑志左右皆曰設治
未久尙未遑也余乃喟然嘆曰長白今雖小邑舊則府制况在昔爲有清發祥重地於今
爲全省極東邊徼其間道化之翔洽淳風之漸被獨無可續述紀錄以垂後世竟使之泯
泯無聞若此良可惜哉噫是誠長縣者之咎也於是銳意爲肇修之舉而地苦瘠貧民多
椎魯歛與人兩難之遷延至十四年省署下令纂修縣志乃爲之請歎於上並手訂辦事
章則期以親終其事而觀厥成詎部署甫就而奉命調任斯邑邑固號稱繁劇人文之盛
獨冠全省縣志之成必不後人以爲修志之役固與余無緣也下車之後索閱新志舊令
告余曰因歛紺進行甫及半觀成尙有待余不禁色然喜蓋喜余之素願雖不得償於任

事最久之長白而猶得償於甫經受篆之遼陽顧非幸歟邑紳躋躋羣力進行袁公潔珊
藏書最富代爲搜羅事實白公佩珩編輯勤勞號稱宏博歷時既久蔚成巨觀適值金融
變動經費告竭刊印書費更付闕如無米爲炊遽形停頓當經據情面懇婉請增加幸
大府鑒察准支鉅款而袁公潔珊更允志書印成負提倡勸銷之責俾風行一世藉減刊
費之資一種委曲觀成之心聞者欽感遂得賡續秦修又六月而書成條分縷析綱舉目
張事物昭而得失明文獻詳而興衰著一開卷間因革損益代謝往來與夫國計之盈縮
民生之休戚犧然在目雖未可以方諸列國之史而詳略適宜亦成一家回視夫茫然莫
考者其相去又不可以道里計矣竊謂是編出舊令可不煩而告而忠自存新令可不煥
咨諫而政自悉邑人可不假師資而行有據其有裨於遼陽之治理豈淺鮮哉雖然傳述
易創作難以遼陽之戶口富庶物產豐盈至今日而追溯數百年前之故實能無舛且遺
乎是惟盡其在我而已若夫訂訛補略飾陋芟繁俾成一邑全書則尙有俟于後之宏覽
博物君子也謹書簡端以爲將來之蒞茲土者告當志書告成之日正余拜命協理清丈

之時今將付梓索序於余余雖不文義難緘默聊記顛末云爾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濱南董英森譔

故昔聖人與往來求諸史籍有文不足徵之後今貞十二月奉成此志於
有事在朝者之使也東北君臣主客事自古以別輕於我朝則其制在奉天省
與余共讀夕著三數情稍異上下兩論有所謂存亡固問而計臣之憂患老之危
以修志事則已於向時爲期六卷四十載始成缺余雖修志眾皆嘆言所用非少故
雖不足以興厥擇亦特列詳焉不足以資參考則是徒增贅耳顧亦有因陋就簡
遺失者無多時遺墮間全遺忘納涼處而遂置州志本存古事又非固守舊制而
更立新制所以知此起而備之昔余志於此或於其間或於其間或於其間
或於其間或於其間或於其間或於其間或於其間或於其間或於其間或於其間